禪宗要義疑釋

講主　巴壺天教授
錄紀　周　林　靜

九、世尊說法四十九年爲什麼不曾說過一個字？

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，人稱世尊，金剛經裏面便稱他爲世尊。世尊自開悟到入涅槃其間共四十九年不斷地說法；但是禪宗却說「世尊說法說了四十九年，不曾說過一個字」。這句話是很難懂的，明明世尊說法說了四十九年，在禪宗裏却說不曾說過一個字，什麼意思呢？我們首先要了解，禪宗的開示是應機與法，如果有人來問佛法或禪法，是一個機緣；來參的人術語叫「來機」，禪師應來機的需要，針對著他的個性、教育程度、及修行工夫來給他說法。正如同應病與藥，針對著他生什麼病才給他吃什麼藥是一樣的，這也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作風。論語先進篇中，子路問孔子：「聞斯行諸？」（聽到人說某種道理就馬上要實行嗎？）孔子回答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意思是有父親兄長在，怎麼可以聽到了就馬上去做？後來冉有也問孔子聞斯行諸，孔子却回答他聞斯行之。公西華就問孔子，剛才兩位同學問同樣的問題，兩個答案爲什麼不同，一個叫他馬上去做，一個叫他暫時不要做，爲什麼呢？孔子回答冉有是個慢性子，若是叫他考慮考慮，他就不做了，你要叫他立刻做，他還不一定做。但是子路是個急性子，所以不催他去做，因爲做得太快了容易發生錯誤。因此針對他的急性子，叫子路去跟父親兄長商量，怎麼可

以聽人家講一個道理就立刻去做呢？這一針對着不同性格的人而因材施教的例子，就是孔子的應病與藥。禪宗也是最重視應病與藥的；好比一個人患了熱症，一定要給他涼藥吃才能治好熱症，如果一個人害了寒症，就得給他熱藥吃才能醫得好。一個醫生給病人熱藥吃或涼藥吃，其自己是沒有成見的。同樣佛的說法也是針對著一個人的執著、需要、或教育程度及修行功夫種種而說，佛自己並沒有主觀的說法，所以佛說法說了四十九年而不曾說過一個字，是指沒有主觀的說過一個字而言。教育家或弘法者，他們的說法都是應病與藥，不像政治家，政治家有時候有某種主張或道理，對任何人都弘揚他自己的觀點。眞正的宗教家、教育家是應病與藥的。我們想想看，世界上有沒有一種藥能夠治好一切的病？有沒有任何人都害同一種病？沒有。因此佛法重視個別的開導，現代西洋的教育心理學也特別重視個性差異的適應。從孔子到現在的教育原理是一致的。禪宗不主張公開的說法而喜歡個別的開導，就因爲公開的說法，等於認爲所有聽衆都害的同一種病；而只用一種藥來治療。禪宗不主張公開地對大衆說法而主張個別的開導，是有這層道理在的。

既然沒有一種藥可以治好一切的病，自然就要應病與藥。大慧宗杲曾經說過，只要能夠對症下藥，有時候籬根下拾一莖草也能治病，用不著人參、附子、白朮、朱砂等貴重的藥材。所以世尊說了四十九年的佛法，在佛教史上雖是有記載的一段史實，而且是客觀的史實，但是眞正說，他不曾說過一個字。不是他不曾說過一個字，而是不曾主觀的說過一個字。政治家對任何人都推銷他自己主觀的觀點，宗教家不同，尤其是禪宗，注重個別開導。有好幾個大禪師就說過，我曾經吃飯，却不曾口含着一粒米，我曾經說話，却不曾說過一句。這裏說

話的意義，不是我有一套什麼一成不變的道理要向你們任何人說；我只是替你們解黏去縛、抽釘拔楔而已。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只在應病與藥，實在未曾說過一個字。

十、禪宗不立語言文字，爲什麼語錄却有那麼多？

所有各種藏經有關禪宗的語錄我曾經看過一遍，也大致作過統計，入藏的禪宗語錄約有兩千卷以上。另外還有好多的書沒有入藏的，例如心燈錄是清朝一位湛愚老人著的，把禪宗的道理說破了。當時清世宗皇帝（年號雍正）不喜歡它，不許它流通，所以沒有給收入藏經裏去，後來却被人給收到金陵叢書裏去了。

禪宗是不立文字的，爲什麼禪宗的語錄會有那麼多，多達兩千卷以上，原因何在呢？我首先講一個公案很能發明這個意思。有一個老宿（年紀大的僧人）一整個夏天都沒有爲他的徒弟們說法，有個和尚嘆口氣說：「我們這樣子虛度好多時光，現在結夏期快完了，也不敢期望老和尚說什麼佛法了，能夠聽到什麼是正因兩字也就好了。」老宿聽到這話便說：「若是講到正因，一個字也沒有。」說完了之後却咬著牙說：「剛才沒來由的說，實在不該。」隔壁的另外一個老和尚聽見了，便道：「好一鍋的菜湯被一顆老鼠屎弄髒了。」「正因」就是自性，它是絕對的形上體，是不可言說、不可思議的，所謂「但形文采，即屬染汚」，這是洞山的師父雲巖曇成說的。自性本身光明清淨，在自性上加上一兩句話便是文采，也就弄髒了自性，就如在光明的鏡面上寫了好多文字把鏡子弄髒一樣。後來翠峰顯（即雪竇顯，名氣很大，著作也不少。）見到這則公案評論道；誰家的鍋裏沒有一兩顆？

正因乃主要的原因，指佛性，成佛的主要原因在這人人都有的佛性，這佛性自然是不可

說的。但是禪宗所以不立語言文字的原因何在呢？主要是怕人們沈迷陷溺在語言文字裏面。未開悟以前，實修實證的功夫非常重要，而且明心見性是須親證的一種境界。語言文字可以描述這個明心見性的境界，但絕不是這個境界的本身。這點要特別地弄清楚。現在有一種語意學的分析，就是把語言拿來加以分析。例如發生了一樁事件，新聞記者來採訪；發生了某件事是樁客觀的事實，而新聞記者來打聽，其調查、觀察所得，絕不是這件客觀事實的百分之百。而他回去寫新聞稿，又不是他所調查觀察的百分之百。等到新聞稿上了報，讀者看到這則新聞所得的印象，也不可能是這則新聞的百分之百。所以經過這重重的文字描述，和客觀事實之間就相差很多了。再是歷史，赤壁之戰是三國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史書上所記載的赤壁之戰，不可能把赤壁之戰的整個經過描述得一點都不遺漏。赤壁之戰是一回事，用文字所記載下來的赤壁之戰又是一回事。一般人，尤其讀書人，很容易把書上所講的等同於客觀事實。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清楚這一點，我們到陽明山去遊玩，自己親身去遊山玩水是親眼所見，若讀陽明山遊記總覺得隔了一層；光看遊記絕不能算是到過陽明山。

未開悟以前，我們儘量不要迷失在語言文字裏面，一旦開悟以後，若有未開悟的人來請教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說話也好，用象徵的行動給他暗示也好，甚至不說話也好，這許多的情形給弟子們記載下來，便成了禪宗的語錄。也幸虧有這些禪宗語錄給保留下來，我們才可能了解到古代禪師們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情形。若是沒有禪宗語錄，那麼過去的禪師們所開導人的一切言行也就付諸流水了。

因此，如雪竇顯講的，誰家的鍋裏沒有一兩顆老鼠屎呢？每一位禪師的鍋裏一定有幾顆的，因爲總會有人來請教，不管用什麼樣的方

式開導他，一給記載下來就成了語錄了，所以語言文字也是絕對不可以否定的。我們人類的文明所以能夠到現在愈來愈進步，就是靠語言文字把前人一切的成就記錄下來傳給後人。禪宗語錄記載下來的情形，亦復如此。（完）

附註：

註一：其原文爲：鄭成忠請普說，師云：如今心地未明底，不免疑道：世界從什麼處起？將來卻向什麼處滅？爲復先有世界？爲復先有人？若道先有世界，古德不應云：三界唯心所現，萬法唯識所變；若道先有人，既未有世界，人卻在什麼處安頓？這些子不妨被他窒礙，說先有世界也不是，先有人也不是，大法一明，不著排遣，自然分曉。

註二：見六祖壇經，般若品第二。

註三：見老子道德經四十二章。

註四：其原文爲：因僧問五祖：「眞性緣起，其義云何？」祖默然。時師侍立，乃曰：「大德正興一念問時，是眞性中緣起。」僧大悟。

註五：其原文爲：崔趙公問徑山道欽禪師曰：「弟子意欲出家，得否？」徑山曰：「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將相之所能爲。」

註六：見韓非子喩老篇。其原文爲：子夏見曾子，曾子曰：「何肥也？」對曰：「戰勝故肥。曾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夏曰：「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，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，兩者戰於胸中，未知勝負，故臞。今先王之義勝，故肥。是以志之難也，不在勝人，在自勝也。故曰：自勝之謂強。」

註七：見荀子正論篇。其原文爲：「志意修，德行厚，知慮明，是榮之由中出者也，夫是之謂義榮。爵列尊，貢祿厚，形勢

勝，上爲天下諸侯，下爲卿相士大夫，是榮之從外至者也，夫是之謂勢榮。」

註八：見六祖壇經，機緣品第七。其原文爲：「尼無盡藏常讀涅槃經，師暫聽之，即爲解說其義。尼遂執卷問字，師曰：『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』尼曰：『字尚不識，曷能會義？』師曰：『諸佛妙義，非關文字。』尼驚異之。」

註九：見老子道德經四十八章。

註十：見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，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，世尊所說偈『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。

註十一：其原文爲：「師抵鄆南，見上方超和尚，有一尼來參，師曰：『待來日三更五點入來。』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，尼入見，驚而遂悟。」

註十二：見五燈會元卷三，頁六。

註十三：前引書，頁四十三。

註十四：見五燈會元卷七，頁七。

註十五：見人天眼目上卷，臨濟宗，四喝。

註十六：見孟子，滕文公篇上。

註十七：其原文爲：源律師問：和尚修道，還用功否？師曰：用功。曰如何用功？師曰：飢來吃飯，困來即眠。曰：一切人總如是，同師用功否？師曰：不同。曰：何故不同？師曰：他喫飯時，不肯吃飯，百種須索；睡時不肯睡，千般計較，所以不同也。律師杜口。

註十八：其原文爲：僧問：如何是第一義？師云：我向汝道是第二義。

註十九：其原文爲：師陞座。焦山和尚白槌云：法筵龍象衆，當觀第一義。師乃云：適來未陞此座，第一義已自現成。如今槌下分疏，知他是第幾義也。

註二十：此段文字出自五燈會元，卷十三，頁一至二，其原文爲：師參溈山，問曰：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，某甲未究其微。溈曰：闍黎莫記得麼？師曰：記得。溈曰：汝試舉一徧看。師遂舉：「僧問如何是古佛心？國師曰：牆壁瓦礫是。僧曰：牆壁瓦甓，豈不是無情？國師曰：是。僧曰：還解說法否？國師曰：常說、熾然說、無間歇。僧曰：某甲爲甚麼不聞？國師曰：汝自不聞，不可妨他聞者也。僧曰：未審甚麼人得聞？國師曰：諸聖得聞。僧曰：和尚還聞否？國師曰：我不聞。僧曰：和尚既不聞，爭知無情解說法？國師曰：賴我不聞，我若聞，即齊於諸聖，汝即不聞我說法也。僧曰：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。國師曰：我爲衆生說，不爲諸聖說。僧曰：衆生聞後如何？國師曰：即非衆生。僧曰：無情說法，據何典教？國師曰：灼然。言不該典，非君子之所談。汝豈不見？華嚴經云：刹說衆生說，三世一切說。」師舉了，溈曰：我者裏亦有，只是罕遇其人。師曰：某甲未明，乞師指示。溈豎起拂子曰：會麼？師曰：不會。請和尚說。溈曰：父母所生口，終不爲子說。

註二十一：見華嚴經，入法界品。

註二十二：此段公案見五燈會元，卷五，頁二十七。其原文爲：因僧舉洞山參次示衆云：「兄弟，初夏末或東去西去，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且如萬里無寸草處，作麼生去？」師聞之乃曰：「出門便是草。」僧舉似洞山，曰：「大唐國內能有幾人？」